DOI:10.6237/NPJ.202012_54(6).0006

美軍陸戰隊「軍事轉型」之研究－以美、越在南海軍事合作為例

胡敏遠　博士

提　　要：

一、在美、越可能出現的軍事合作範圍內，美軍陸戰隊並被國防部賦予重要任務，主要是針對南海地區作戰環境，執行陸戰隊的軍事轉型與軍隊組織的調整。

二、美軍陸戰隊將全面淘汰大型水陸兩用坦克裝備與重砲兵部隊，轉為以島礁作戰為核心，配合空中兵力如F-35B垂直起降戰機，同時也將原屬於陸戰隊的兩棲攻擊艦，轉為掩護與反艦為主的任務型態。

三、美、越的軍事合作是建立在「各取所需」、「合則兩利」的關係上，越南想利用美國的軍事力量，壓制中共在南海的擴張；美國則想扭轉目前在南中國海無基地的窘境，讓美國在南海地區也能順利地擁有立足的基地。

四、美、「中」軍事競賽與爭鬥將愈演愈烈，而美、越軍事合作的緊密程度，實與美、「中」、越三方的戰略互動息息相關，也牽涉南海區域的穩定與發展。我國一直重申對南海擁有主權，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更應持續關注後續發展。

關鍵詞：美軍陸戰隊、軍事轉型、南海、美越關係、中共威脅

壹、前言

美國陸戰隊(以下簡稱美陸戰隊)是美軍軍事組織中相當獨特的一支部隊，其作戰方式係採整體兵力的任務編組，結合地面、飛行和後勤部隊－亦即「陸戰隊空地特勤部隊」(Marine Corps Air-Ground Task-Force，MAGTF)，統合不同型態的作戰部隊，以執行傳統作戰與非傳統安全的不同任務[1]；尤其是她可以擔任陸、海、空三軍部隊無法完成的任務，因此美國國防部經常賦予陸戰隊特別的任務。

近十年來，中共在南海地區藉由填海造島、擴張軍事，形成對南沙群島「事實占有」之舉措。中共意圖掌控南海的所有權利，致使「中」、美在南海地區的爭端愈趨激烈，區域的緊張情勢也不斷升高。為應對中共的軍事擴權，美國防部提出了一個新戰略問

註1：Deputy Commandant for Aviation, Marine Aviation Employment & Integration with the Joint Force Primer (Washington, DC), May 2008, pp.38-39。

題－陸戰隊應該進行調整；目的是為適應與中共進行面對面的直接戰鬥，同時應該專注於強度較低、但仍具有挑戰性的危險任務。美軍陸戰隊司令伯格(David Berger)上將受訪時稱：「就軍事能力而言，中共正不斷加大亞太區域的軍事威脅。」、「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我們就會被甩在後面。」他認為如果陸戰隊不進行重大改變，將無法在與同等的對手衝突中發揮作用[2]。美軍面對中共的軍事挑戰，其策略是重整陸戰隊組織與裝備調整，並將轉型重點置於應對共軍的新型作戰方式；其中，美陸戰隊將在共軍飛彈、飛機和海軍可打擊到的範圍內作戰，並抵擋任何形式的進攻。雖然，中共其他軍種也可能會從遠程發射飛彈，但美陸戰隊按照軍事術語所說的，將在「武器交戰區」的範圍內展開行動[3]。

事實上，近期南海爭端區域的爭論焦點之一，是越南最想取回西沙群島的主權，藉以鏈結北部灣至南沙群島(越南稱長沙群島)之疆界；但西沙群島在中國大陸有效控管下，越南想要取回實不可能；再者，以越南現有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實無法和共軍進行抗衡。為了對抗中共，越南被迫不得不與美軍發展軍事合作。因此，本文即假定美軍因無法在南海周邊地區向友邦國家租借海、空軍基地，因而向越南租借在南沙群島有主權爭議的島礁，做為小型基地；基此，陸戰隊成為美、越可能出現的軍事合作範圍內。

美國防部正規劃並賦予陸戰隊重要任務；主要是針對南海作戰環境，強化陸戰隊的軍事轉型與軍隊組織的調整。因此，本文聚焦在探討美、越在南海的軍事合作中，陸戰隊為何能發揮關鍵角色；其次，分析雙方軍事合作對中共能否起到嚇阻效果，及對區域安全情勢產生何種影響。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能有助海軍官兵對於美、越在南海軍事合作，以及美陸戰隊的軍事轉型有一番新的認識，這也是撰寫本文主要目的。

貳、美、「中」南海軍事競爭下，美軍的劣勢與困境

美國在南海最為關心的問題是，中共在此地區的海、空軍兵力是否會挑釁美軍？會不會對美國或其他盟邦進行武力干預(例如海上檢查)的行為？美國強調的仍是海上航行自由，中共的填海造島的行為等於縮小美國航行自由的範圍，也擠壓美國在「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簡稱東協)區域間的影響力；且在心理上，已構成對美國霸權地位的威脅，也暴露出美軍在此地區的劣勢與困境。分述如后：

一、中共在南海的軍事部署與對美軍的影響

(一)中共填沙造島對美軍「航行自由權

註2：〈美國海軍陸戰隊計畫轉型以應對中國威脅〉，《華爾街日報中文版》，2020年3月23日，https://cn.wsj.com/articles/%E7%BE%8E%E5%9C%8B%E6%B5%B7%E8%BB%8D%E9%99%B8%E6%88%B0%E9%9A%8A%E8%A8%88%E5%8A%83%E8%BD%89%E5%9E%8B%E4%BB%A5%E6%87%89%E5%B0%8D%E4%B8%AD%E5%9C%8B%E5%A8%81%E8%84%85-11584955812，檢索日期：2020年8月12日。

註3：〈《華爾街日報》為中美對抗做準備？美國海軍陸戰隊大轉型計劃，加強西太平洋作戰能力〉，風傳媒，2020年4月28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2573519，檢索日期：2020年8月27日。

圖一：中共在南沙群島占領島礁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共軍在南海擴張人工島 日本用珊瑚幫沖之島長大〉，ettoday新聞雲，2015年4月2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402/487754.htm，檢索日期：2020年8月27日，由作者綜整繪圖。

」的挑戰

1.美國《2016年中國軍力報告書》(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指出，中共自2010年起，在南沙群島占領的7個島礁，進行大規模填海造陸工程，擴大所擁有的陸地面積(位置，如圖一)。目前，中共在南沙人工造島的狀況，概要如後：

(1)美濟礁：建有8座燈塔等設施，峻工後的面積達5.52平方公里，成為南海的第一大島。島上興建一條約3,000公尺的機場跑道，可供客機、戰鬥機起降。

(2)渚碧礁：造島後的面積為4.3平方公里，建有機場、燈塔及兵力部署。

(3)永暑礁：擴建後面積約2.8平方公里，成為南沙群島的第三大人工島，島上設立了南沙人民武裝部隊指揮所。

(4)華陽礁：面積約0.28平方公里，在南沙群島內排第五位，島上擁有兩座50米高的燈塔。

(5)南薰礁：面積約0.18平方公里。

(6)東門礁：面積約0.75平方公里，並修建燈塔。

(7)赤瓜礁：擴建後面積約0.102平方公里。島上建有太陽能發電場、直升機停機坪及兩座50米高燈塔[4]。

2.中共除在南沙建島之外，也在西沙群

註4：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April 26, 201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6%20China%20Military%20Power%20Report.pdf，檢索日期：2020年8月12日。

圖二：亞洲海事透明倡議組織對南海主要島嶼空照圖

資料來源：劉宗翰，〈從公開資料解構中共之意圖〉，《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4卷，第4期，2020年8月1日，頁39。

島的七連嶼及琛航島持續填海造陸。西沙群島主體由永樂與宣德環礁組成，劃歸海南省三沙市管轄。宣德環礁主要由趙述島、北島、中島、南島、永興島與石島所組成；永樂環礁主要由珊瑚島、甘泉島、金銀島、琛航島、廣金島以及晉卿島所組成[5]。

3.中共在南沙造島的總面積約為16.686平方公里，控制其中7個島(空照，如圖二)，總面積超過13.827平方公里，占南沙陸地面積八成二以上，且所建造的人工島礁面積都超過我國自然形成的太平島[6]。2016年1月，中共首度在永暑礁上的機場跑道進行民航機試飛，此舉引發周邊國家之抗議；尤其，中共填海造陸主要目標是「小島堡壘化」和「大島陣地化」，並興建軍事設施做為在南海的戰略據點[7]，將能更有效掌控南海地區的海、空域。合理推論，中共填海造島的作為是在形成國際事實，以逼迫國際社會不得不承認中共在南沙群島的地理疆界，與其所宣稱「九段線」的歷史事實。

(二)美軍的因應措施

1.美軍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任務，乃是維護公共領域的航行自由，特別是在東海及南海地區。美軍認為，在上述海域與中共海軍相遇，中共至少在2030年代以前，都不是美國的對手[8]。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認為，在未來10-20年內，中共無法與美國軍力進行「機對機」與「艦對艦」的

註5：〈西沙七連嶼造陸將連成片 不毛之地變綠洲〉，大公網，2016年3月7日，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6-03/3289396.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14日。

註6：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50，檢索日期：2020年8月16日。

註7：Shannon Tiezzi, "China Defends Airstrip Constru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 January 6,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1/china-defends-airstrip-construction-in-the-south-china-sea/，檢索日期：2020年8月14日。

註8：Eric Sayers著，劉慶順譯，〈軍事勸阻：影響中共軍購的利器〉(Military Dissuasion: A framework for influencing PLA Procurement Trends)，《國防譯粹》，第38卷，第5期，2011年5月，頁76-77。

對稱性抗衡。因為中共傳統兵力不是美國對手，國防預算也僅約美國的三分之一[9]。但是，中共反制美軍的手段是採取「非對稱」的戰法，運用陸基飛彈及潛射導彈拒止敵軍，而非運用傳統海上兵力。

2.目前中共導彈的威嚇能力可威脅距離中國大陸2,000公里範圍內的水面目標，美國海、空軍若要在上述海域與中共作戰，先天性的劣勢即是後勤支援將難以為繼。美國海軍在攻陸戰斧巡弋飛彈數量有限的限制下，無法替代執行航艦不能達成的任務[10]。中共在南海無論是在軍事力量的擴建、國防工程建設與兵力的部署，都已對美軍形成巨大威脅。

未來，美軍若無法嚇阻中共，且被迫撤出南海海域，中共將依2009年向聯合國提出的南海地圖「九段線」領海地圖的歷史緣由，將南海視為無可爭辯的主權[11]。此亦可見，若無美軍的協助，南海其他聲索國將無力對中共的軍事行動進行任何反制。

二、中、美南海交鋒下美軍的劣勢與困境

(一)劣勢

1.歐巴馬政府時期，美軍曾企圖使用「空海整體戰」(Air-Sea Battle)的作戰構想，以海上及空中武力，反制中共的軍事擴張。「空海整體戰」的最大困境莫過於預算問題，美軍欲在太平洋上反制中共軍事現代化，需投入更大的軍事投資，尤其是大型的驅逐艦及匿踪戰機(F-22、F-35)。例如，美軍打算在東亞地區部署兩個F-22戰鬥中隊，以及在航艦上建置24架F-35C打擊戰機，總價超過33億美元(約新臺幣1,000億)[12]；若再加上其他海軍大型艦隊的投資，實際上已超出美國可以應用的國防預算。

2.美軍「空海整體戰」構想因國防預算無法有效支應的窘境下，不得不在2013年提出「聯戰進軍作戰構想」(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企圖聯合各國的三軍兵力，共同對付中共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擴張。從此一作戰構想的假定觀察，它是將中共定位在公海地區能與美軍相互角力的軍事強權，美國儼然承認雙方已趨向「勢均力敵」之態勢[13]。

3.再者，中共不斷強化其陸基制海飛彈戰力的精進，尤其是以陸基飛彈及潛艦制海的作戰能力，拒止美軍海上的戰力發揮，並對美海、空軍造成巨大威脅。依據美國「海軍情報處」(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預測，到了2020年以後，中共將擁有

註9：蓋茲針對美國海軍的缺點及中共不對稱的威脅，要求軍方必須重新規劃與中國大陸在太平洋遭遇時的計畫假定。Robert Gates, “Remarks to the Navy League Sea-Air-Space Expositi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3, 2010,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50，檢索日期：2020年8月14日。

註10：Robert Haddick著，童光復譯，《海上交鋒：中共、美國與太平洋的未來》(臺北：國防部譯印，2017年2月)，頁278-279。

註11：“Note verbale of the PRC to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CML/18/2009, May 7, 2009,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vnm37_09/chn_2009re_vnm.pdf，檢索日期：2020年8月18日。

註12：建構F-35戰機的部署及預算：1架F-35單位成本為1億3,680萬美元，一個中隊 24架，總計約 33 億美元。胡敏遠，〈中美南海議題之競合 中國追求「新型大國關係」的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9卷，第1期，2018年1月，頁81。

註13：James R. Holmes，童光復譯，〈反介入的世界：美國不容迴避的挑戰〉(U.S. Confronts an Anti-Access World)，《國防譯粹》，第39卷，第9期，2012年9月，頁51。

大約72艘攻擊潛艦，尤其常規動力潛艦雖然活動範圍較短，但其靜音效果較佳，對美軍的航艦編隊或菲律賓外圍的美航艦打擊支隊，威脅極大[14]。美海軍的水下作戰能力雖具有相對優勢，但中國大陸海岸附近的海域較淺，將限制美軍潛艦在這些水域的作戰[15]。共軍若運用潛艦或可成功地攻擊美航艦打擊支隊，或以潛射巡弋飛彈壓制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海、空軍基地，必定能重挫美軍或其聯盟(如日本)的戰爭準備。

4.中共在南海地區軍事基地的擴建與軍事現代化的發展，是以「重飛彈、重潛艦、輕飛機」的策略。中共的陸基、攻船飛彈已能投射至更遠的海域，美軍要想運用其海、空優勢，干預中共在南海海域的軍力擴張，已愈來愈困難；相對地，美軍想在南海海域確保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暢通無阻的能力，難度變得愈來愈高。簡言之，中共運用拒止戰略抗衡美軍，確實已見成效。

5.美軍在太平洋建軍的投資雖可阻擋中共海上的部分兵力，卻無法阻擋住中共的陸基型與攻船飛彈的部署。美國在第一島鏈的海、空軍兵力對於美國盟邦國家的基地、港口與機場的依賴性極高，盟邦國家是否願意無償為美國付出，無形中都會升高美國的國防支出。美國大多數盟邦國家(日本、南韓、澳洲)已幫美國在當地駐軍付出一部分的軍事分攤費用。值得關注的是，川普上臺以來，不斷地要求日本與南韓增加分攤軍費，美國與盟邦國家在軍費分攤上出現的磨擦，間接地影響了南海聲索國對美國的信賴。近期，美國不斷強化與印度的夥伴關係，前國務卿提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訪印時，為拉攏印度甚至公開批評中共，白宮認為中共在南海挑釁性的行動，直接挑戰美國和印度支持的國際法和規範[16]。

(二)困境

1.美國關心中共在南海地區的海、空軍兵力是否會挑釁美軍，抑或是對美國或其他盟邦進行武力干預；而白宮更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在國際舞臺上展示自己的能力可以壓制住中共。目前，美、「中」在南海對峙的情勢緊張不斷升高之際，美方強烈譴責共軍在南海的擴張活動，同時聯合地區美國的盟邦(澳洲、日本、印度等國)聯合聲明強調，中國大陸宣稱在南海的主權「在國際法無效」的論述，共同對中共施壓。相對的，中共也不滿美國在南海頻繁巡航，抨擊這是「軍事挑釁」，當共軍不斷增強在南海的海空軍兵力部署，讓雙方軍事對抗似有劍拔弩張、衝突一觸即發之勢[17]。相信當前美國防範中共的策略仍側重在測試其軍事意圖，並瞭解

註14：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p.41, October 17, 2012,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153.pdf，檢索日期：2020年8月16日。

註15：Owen R. Cot’e, Jr. , “Assessing the Undersea bal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omas G. Mahnken, 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85-186。

註16：Rex Tillers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An Address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October 18, 2017, CSIS, https://www.csis.org/event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block2，檢索日期：2020年5月14日。

註17：蔡婠嫣，〈擔憂臺灣、南海爆發熱戰！中美國防部長90分鐘通話，相互警告：危機時期需克服〉，風傳媒，2020年8月7日，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93%94%E6%86%82%E5%8F%B0%E7%81%A3-%E5%8D%97%E6%B5%B7%E7

其是否有能力挑戰美國霸主的地位。

2.美國情報機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NGA)專家認為，中共在南海的建設具有軍事目的，意圖為將來的軍事活動做準備[18]。美軍在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困境是其盟邦國家都遠離南海地區，讓美軍在南海地區執行自由航行權時受到極大限制[19]。此外，美軍當前軍力的投資都遠比中共的武力更加昂貴。因此，一套以高科技面對中共採取消耗戰的軍事策略，將不利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發展，尤其不適合被用來對抗一個類似科技水準與更低成本的陸權對手。換言之，美、「中」在南海的軍事對抗，中共享有持久作戰的優勢，美國目前的裝備及作戰方式都不可能獲得完全成功[20]。

參、南海國際環境遞變中美陸戰隊的軍事轉型

美陸戰隊是美國軍隊中的海軍陸戰隊及兩棲作戰部隊，其主要職責是運用美軍的艦隊(含航空兵)，快速抵達全球各危機發生地，執行戰鬥任務。美陸戰隊具有研發革命性新戰場技術與裝備的悠久歷史。例如在1943年在奇奧島(Betio Island)發動一場名為「塔拉瓦戰役」(Battle of Tarawa)的突擊作戰，並在該戰役使用創新的履帶式登陸車，從日軍手中奪下受到嚴密防衛的島嶼[21]。美陸戰隊屬於美國軍隊中的一個獨立軍種，與美國海軍地位平行，同屬其國防部下屬的美國海軍部，負責美國駐外使館保安的衛兵部隊亦隸屬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由於陸戰隊具有特種作戰的性質，陸戰隊經常被美國防部賦予特殊任務。

一、美陸戰隊在印太地區角色的轉型

一般咸認，美陸戰隊在亞太地區的行動是以海軍遠征軍之名，遂行美軍與盟邦國家的非傳統安全的任務。例如每年與泰國舉行的「金色眼鏡蛇」(Cobra Gold)為美軍每年度在亞太地區最大的演習，美、泰參演的兵力大多超過8,000人，並與來自多個區域數十個國家的觀察員共同進行。又如與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每年都實施的旅級兩棲演習；與菲律賓舉行的「肩併肩演習」(Balikatan)；與蒙古舉行的多國維和演習「可汗探索」(Khaan Quest)。美陸戰隊透過經年累月的交流與演習，更加凸顯出美軍及陸戰隊對區域安全與穩定的角色[22]。

%88%86%E7%99%BC%E7%86%B1%E6%88%B0-%E4%B8%AD%E7%BE%8E%E5%9C%8B%E9%98%B2%E9%83%A8%E9-%95%B790%E5%88%86%E9%90%98%E9%80%9A%E8%A9%B1-%E7%9B%B8%E4%BA%92%E8%AD%A6%E5%91%8A-%E5%8D%B1%E6%A9%9F%E6%99%82%E6%9C%9F%E9%9C%80%E5%85%8B%E5%88%B6-081055192.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4日。

註18：〈華府智庫：美國應將臺灣在南海的主權與領土視為正面因素〉，風傳媒，2016年10月20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179835，檢索日期：2020年8月4日。

註19：Robert Haddick著，黃文啟譯，《海上交鋒》(臺北：國防部譯印，2017年2月)，頁178-179。

註20：同註19，頁179。

註21：Bryan A. Vaught著，劉慶順譯，〈沒路也可以走：美陸隊創新的優良傳統〉(Roads: “Where We’re Going We Don’t Need Roqds,”)，《國防譯粹》，第42卷，第1期，2015年1月，頁27-28。

註22：Martin R. Bebell, 黃文啟譯，〈兩棲戰術空中指揮管制系統〉(The Amphibious Tactical Air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國防譯粹》，第43卷，第9期，2016年9月，頁17-18。

美軍在全球派遣了約23,000名陸戰隊成員，他們是以陸戰隊遠征支隊(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MEU)與亞太地區不同單位執行輪流部署任務；尤其是與盟邦國家遂行的軍事聯盟的演習[23]。美軍在全球部署的兩棲船塢登陸艦計有「紐奧良號」(LPD 20)、「綠灣號」(LPD 20)、「阿什蘭號」(LSD 48)、「日耳曼城號」(LSD 42)等5艘艦艇[24]。然而，美國防部認為美陸戰隊的部署重點應在太平洋地區，在此地區陸戰隊亦將獲得新的轉型契機[25]。

未來，美陸戰隊在印太地區將與他們的夥伴國由互動擴展到新的領域。例如建立一套合作性的海域覺知、情報蒐集與分發系統，並要分享無人飛行載具行動、感測器及通信網絡方面的專業技術。建構與夥伴國在心理戰與資訊作戰的能量，才能在未來的聯盟作戰中，無論是傳統作戰或非傳統安全的維護，美軍才能持續掌握優勢、控制戰場[26]。

二、因應環境變化美陸戰隊之軍事轉型

(一)美軍對軍事轉型的意涵

1.「軍事事務革命」與「軍事轉型」為各國軍事變革所秉持的兩大理論，亦是應付未來不確定戰爭型態的重要利器。「軍事事務革命」最早出現在1970年代，前蘇聯時期是為推動新的軍事科技與軍隊變革所使用創新與變革的手段。儘管俄羅斯是最早提出軍事事務革命的理念，但俄羅斯迄今為止仍未對軍事轉型的多元面向有所改變，其重點仍置於科技武器的創新，誠如俄羅斯學者費茲傑羅(Mary FitzGerald)聲稱，「俄羅斯所想像的未來戰爭，是以智慧型傳統武器摧毀精確標定的目標，並降低傷亡……。隨著最新型的精準武器服役之後，必然也會導致軍隊的組織與用兵思維的變革。[27]」俄羅斯以科技為中心的軍事變革理念，是將科技武器的革新視為引導戰爭型態轉變與準則改變的推動力量，進而產生出一連串的軍事事務革命。費茲傑羅強調「和過去的蘇聯一樣，俄羅斯軍方認為軍事技術革命乃是未來戰爭的核心。[28]」

2.俄羅斯以科技武器為核心的軍事變革，自本世紀以來因無法完整解釋「科技對戰爭型態的轉變，具決定性的關鍵功能」，遭到多數國家強烈的質疑與挑戰。美國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即鮮少使用「軍事事務革命」一詞，而以「軍事轉型」的概念取代[29]。軍事轉型與「軍事事務革命」最大的不同，在於「軍事事務革命」著重軍事武器科技的創新與軍隊組織的變革，而「軍事轉型」則

註23：Otto Kreisher 著, “Spanning the Globe: Marines Have Long List of Exercises, Training with Others for 2017,” Seapower, April/2017, pp.22-23。

註24：王光磊，〈美利堅號進行印太首次F-35B起降〉，《青年日報》，2020年1月14日，版7。

註25：Robert Burns, “Postwar Corps Looks to Return to Its Roots,”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4, 2011, http://www.marinecorpstimes.com/article/20111204/NEWS/112040305/Postwar-Corps-loods-to-return-to-its-roots.檢索日期：2020年8月18日。

註26：Jim Thomas and Christopher Dougherty, Beyond the Ramparts: The Future of U.S.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3), p.71, http://www.csbaonline.org/publications/2013/05/beyond-the-ramparts-the-future-of-u-s-special-operations-forces/，檢索日期：2020年8月19日。

註27：Mary C. FitzGerald, “The Russian Image of Future War,” Comparative Strategy 13 (1994), p.168。

註28：同註27，p.167。

註29：艾利諾・史龍(Elinor Solan)著，黃文啟譯，《軍事轉型與當代戰爭》(臺北：國防部譯印，2010年6月)，頁18-19。

圖三：美軍F-35B戰鬥機(左)及魚鷹式傾斜旋翼機(右)

資料來源：參考〈F-35B戰鬥機〉，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F-35%E9%96%83%E9%9B%BBII%E6%88%B0%E9%AC%A5%E6%A9%9F#/media/File:F-35B_Lighting_II_training_flights_170203-M-VF398-0001.jpg；〈V-22魚鷹式傾斜旋翼機〉，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V-22%E9%AD%9A%E9%B7%B9%E5%BC%8F%E5%82%BE%E8%BD%89%E6%97%8B%E7%BF%BC%E6%A9%9F，檢索日期均為2020年8月27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是為因應當前國際安全環境發展而不斷變化的軍事需求。對美軍而言，軍事事務革命只是「軍事轉型」的一個環節，軍事轉型包含整個軍事事務革新的所有手段與過程。而這也是從90年代末期起，美國國防界鮮少提到「軍事事務革命」一詞，而較常使用軍事轉型，或「轉型」一詞[30]。

3. 美軍特別強調軍事轉型，乃因軍事事務的革新須涉及各方面、全方位的共同演進。此種理念主要受外在環境(威脅源)的改變而漂浮不定，以及世界各國對戰爭及衝突處理態度的轉變，而採取的因應作為。例如美國2010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開宗明義即強調，美國現處於戰爭狀態，美軍當前兩大任務：如何解決與結束戰爭；消滅恐怖主義及突發狀況對美國可能造成的威脅[31]。因而，其軍事上的轉型須同時兼顧傳統戰爭與非傳統戰爭模式；美軍的「轉型」具體的實踐為指揮、管制、訓練、戰備、準則及戰鬥編組等結構上的改變，美軍不僅能遂行獨立作戰任務，也能整合到大規模聯合與聯盟作戰，以及新的地面、海上及空中作戰[32]。是故，美軍軍事轉型的概念包含科技武器、軍事觀念、作戰概念、國防組織、教育訓練等方面共同的變革。

(二)美陸戰隊受印太環境變化的軍事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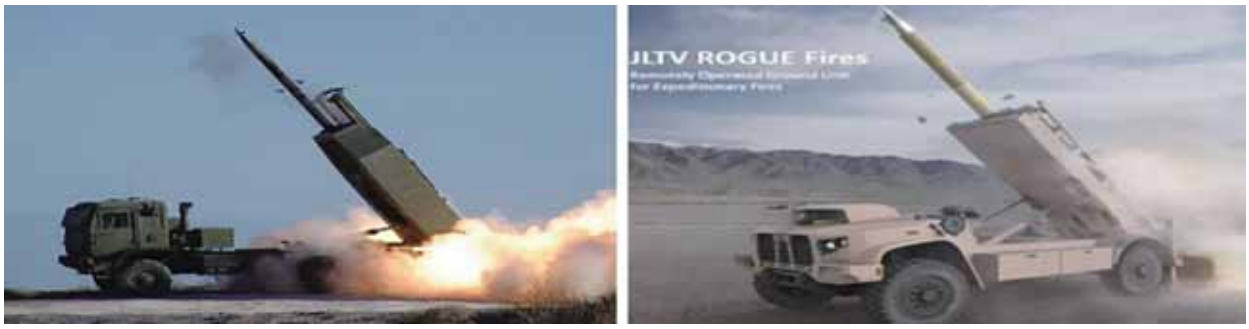
1. 由於亞太環境變化快速，傳統的海、陸、空作戰型態已無法適應現代的作戰模式。未來美陸戰隊在亞太地區的作戰模式將以小型化、單位多，具靈活性的思維來建立陸戰隊的基地。美國正意圖與東南亞國家，例如汶萊、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國，租借小島礁並著手建立陸戰隊為主的小型基地。

2. 陸戰隊將全面淘汰大型水陸兩用坦克

註30：Thomas Owens, "Technology, the RMA and Future War," Strategic Review (Spring 1998), p.67。

註31：《2010年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書(2010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臺北：國防部譯印，2011年6月)，頁9-10。

註32：Bill Gertz and Rowan Scarborough, "Inside The R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August (17), 2001, p.7。



圖四：美軍聯合輕型戰術車(JLTV)的高機動型多管火箭系統

資料來源：參考：蘇伊崧，〈JLTV新功能：無人反艦飛彈車 美陸戰隊擬6月測試〉，《青年日報》，2020年3月29日，https://tw.mobi.yahoo.com/news/jltv%E6%96%B0%E5%8A%9F%E8%83%BD-%E7%84%A1%E4%BA%BA%E5%8F%8D%E8%89%A6%E9%A3%9B%E5%BD%88%E8%BB%8A-%E7%BE%8E%E9%99%B8%E6%88%B0%E9%9A%8A%E6%93%AC6%E6%9C%88%E6%B8%AC%E8%A9%A6-160000488.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7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裝備單位與重砲兵部隊，轉為以島礁作戰為核心，配合垂直起降的空中兵力「F-35B」戰機，同時也將本屬陸戰隊的兩棲攻擊艦轉為掩護與反艦為主的任務。陸戰隊司令伯格上將規劃在2030年之前，重塑部隊戰力在重要國家，以對抗中共及其他對手。美陸戰隊將解散旗下3個戰車營，以及所有憲兵營和架橋連。陸戰隊還規劃將步兵營從24個減至21個、砲兵營從21個減至5個、兩棲載具連從6個減至4個。不僅地面部隊，陸戰隊也計畫裁減「魚鷹」(V-22 Osprey)旋翼機攻擊和重型中隊，以及將各中隊分配的F-35B與F-35C戰鬥機數量從16架減少至10架。總體而言，在未來10年內，海軍陸戰隊將裁減1萬2,000名人員[33]，重新整裝的美陸戰將以中隊(連或加強排)為作戰單位，遂行在特定區域的作戰任務。

3.陸戰隊也將裝配射程可達1,000公里的陸上攻擊型戰斧飛彈(Land-Attack Tomahoawk，TLAM)及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 cruise missile，BGM-109)[34]，陸戰隊的海上導彈打擊能力可擔任控制海洋，及打擊水面艦船的重要任務。美陸戰隊也計畫利用攻船飛彈以提升「3倍的火箭砲能力」，目前正著眼於搭載在聯合輕型戰術車(JLTV)的高機動型多管火箭系統「海馬斯」(M-142 High Mobility Artillery Rocket System，HIMARS，如圖四)，搭配海軍打擊飛彈(Naval Strike Missile，NSM)，摧毀海上敵艦的武器系統。據悉，美國海軍在2021財政年度編列6,400萬美元(約合新臺幣19億2,000萬)，用於陸基攻船飛彈與「遠征火力遙控地面作戰系統」(ROGUE-Fires)的整合，該系統以改裝自聯合輕型戰術車輛(JLTV)的無人載具為平台，搭配NSM強化陸戰隊陸基機動反艦火力，也強化陸戰隊反艦火力。

註33：〈軍情動態：美陸戰隊「瘦身」裁撤所有戰車營 打造新部隊抗中國〉，《自由時報》，2020年3月24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110832，檢索日期：2020年8月25日。

註34：〈對抗中國飛彈威脅 美軍擬在亞太地區大舉部署陸基飛彈〉，《自由時報》，2020年5月7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157513，檢索日期：2020年8月20日。

未來，陸戰隊的陸基導彈可能以島為儎台，建立在某個特殊島嶕變成一條「不沉的航空母艦」，而在島礁上建立射程達100公里的遠程火箭砲及防空飛彈系統，以及可起降F-35B、魚鷹運輸機及直升機的小型機場，使陸戰隊戰力迅速建立。

三、面對中共挑戰，美軍陸戰隊的作戰方式

(一)如果美、「中」在南海地區出現軍事衝突，由於中共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可能造成兩軍的對抗迫在眉睫。美軍若以傳統的水面兵力與空中兵力與共軍進行對抗，將因無陸上基地的支援，迫使美海、空軍兵力會出現劣勢。美軍最可能派出海軍陸戰隊進行救援或突襲任務，駕駛登陸艇趕往散布在南中國海上，由中共部署的小島。美海軍陸戰隊員配備有可在空中、海上和水下執行任務的具傳感器無人機，在中共軍艦進入更廣闊的太平洋之前即可瞄準攻擊。美軍陸戰隊小隊或由50到100人組成數十支特遣部隊，發揮具機動性的狼群戰術，向中共艦隊發射攻船飛彈；目標瞄準數據也將被傳送到更遠處的空軍或海軍部隊，海、空軍單位亦可依陸戰隊傳來的數據資料，發射遠程飛彈。

(二)為防止共軍對美陸戰進行報復性打擊，陸戰隊小隊可每隔48或72小時，藉助可以遠程操控的新一代水陸兩棲艦船，從一座島嶼轉移到另一座島嶼，其他小隊將在附近有誘餌船的美國軍艦上執行任務。伯格將軍稱，這些軍事演習表明新的海軍陸戰隊作戰能力和戰術，將給中共軍隊帶來大量問題。他也認為中共海軍很難對抗一支分散的陸戰遠征特遣部隊，這樣的部隊規模較小且機動靈活，有能力在接觸到共軍大部隊時，保有較高存活機率。

為了實施上述的作戰構想，美陸戰隊將部署新的飛彈部隊、無人機部隊和兩棲艦艇；有關部門也正大力推動減輕後勤負擔之計畫，例如探討在戰場上使用3D列印技術製造零附件。這些戰略需要與海軍進行更深入的融合，美陸戰隊也可能執行其他任務。雖然轉型後的美陸戰隊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地區，但陸戰隊將保留其他部隊，以應對世界各地的危機，包括配備2,200人以上的海上遠征部隊[35]。美國國防部計畫未來10至20年，陸戰隊將進行軍事轉型；而在推進轉型的過程中，陸戰隊也應清楚地認識到亞太環境的威脅，也在不斷地變化中。

肆、美、越軍事合作對未來南海區域形勢的影響

越南隨著國力日益增長，其對南海海上權力的主張也愈益強勢。2004年河內政府將西沙與南沙島嶼劃入其主權管轄範圍內，以強化對西、南沙群島主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同時，也以法律為依據保護海洋經濟的發展，並最大程度的獲取海洋利益，此正是越南加速推展海上戰略的重要步驟。越南除了大幅增加海軍軍費開支，制定《21世紀海軍發展規劃》[36]，並分別向俄羅斯和以色列等

註35：同註3。

註36：〈南海主權爭端綜合新聞〉，教育資源網，2012年8月16日，https://study.pianshen.com/74272/，檢索日期：2020年9月22日。

圖五：越南在西碓的填海造陸工程

資料來源：〈越南的填海造陸工程：雙重標準或小巫見大巫？〉，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nd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6年5月11日，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B6%8A%E5%8D%97%E5%9C%A8%E8%A5%BF%E7%A4%81%E9%80%B2%E8%A1%8C%E5%A1%AB%E6%B5%B7%E9%80%A0%E9%99%B8&tbm=isch&ved=2ahUKEwj_rOTUn8TrAhUOyIsBHWbqCbYQ2-cCegQIABAA&oq=%E8%B6%8A%E5%8D%97%E5%9C%A8%E8%A5%BF%E7%A4%81%E9%80%B2%E8%A1%8C%E5%A1%AB%E6%B5%B7%E9%80%A0%E9%99%B8&gs_lcp=CgNpbWcQDFCN4gFYqOsBYPj9AWgAcAB4AIABzwGIAbwFkgEFMS4zLjGYAQCgAQGqAQtnd3Mtd2l6LWltZ8ABAQ&sclient=img&ei=hUxMX7_WAo6Qr7wP5tSnsAs&bih=722&biw=1536&rlz=1C1GCEU_zh-TWTW866TW866#imgrc=6_s-zpUB2QiYPM，檢索日期：2020年8月31日。

圖六：中共「中國海洋地質八號」勘探船

資料來源：楊明娟，〈越中南海對峙 越南學者指萬安灘非爭議海域〉，中央廣播電台，2019年10月15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37927，檢索日期：2020年8月24日。

國採購新式武器裝備與儀台，逐步增強抗衡中共的軍事實力。

一、「中」、越在西、南沙群島的海域爭端

(一)目前在南沙群島各個聲索國占有的島礁，越南擁有29個；菲律賓控制了7個；馬來西亞占有5個；中共則占有9個(含黃岩島)，並在這些島礁上進行填沙造陸的建島工程。越南也不甘示弱在安婆沙洲及西礁進行填海造陸(如圖五)。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越在萬安灘的衝突，更是在中共控制的華陽礁火力射程範圍(60公里)內[37]；當時，中共為制止越南大量開採西沙群島海域中的石油，「中國海洋地質八號」勘探船(如圖六)在越南東南海岸352公里外的萬安灘(Vanguard Bank)附近水域巡邏，經常性地遭到越南以嚴重侵犯越南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棚為由，要求離開該海域[38]。

(二)此外，越南已在西沙群島建立了「白虎」、「大熊」、「黃龍」等三處海上鑽油平台，同時正興建「金龍」鑽油平台(如圖七)。事實上，越南平均每年從上述的海上油井鑽取800萬噸的石油，其帶來的產值約占越南全年國民總產值(GDP)的三分之一[39]。中共對於越南在南海的「侵權」行為，早已不滿，中共認為越南不僅賺取了大筆外匯，也支撐著越南每年百分之七的GDP增長；

註37：楊明娟，〈越中南海對峙 越南學者指萬安灘非爭議海域〉，中央廣播電台，2019年10月15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37927，檢索日期：2020年8月24日。

註38：向國強，〈中國不甩越南強設鑽油平台 意在南海部署抗美「第二線」〉，上報，2019年11月2日，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E4%B8%AD%E5%9C%8B%E4%B8%8D%E7%94%A9%E8%B6%8A%E5%8D%97%E5%BC%B7%E8%A8%AD%E9%91%BD%E6%B2%B9%E5%B9%B3%E5%8F%B0%E3%80%80%E6%84%8F%E5%9C%A8%E5%8D%97%E6%B5%B7%E9%83%A8%E7%BD%B2%E6%8A%97%E7%BE%8E%E3%80%8C%E7%AC%AC%E4%BA%8C%E5%89%8D%E7%B7%9A%E3%80%8D-GpwnNY，檢索日期：2020年8月23日。

註39：毛正氣，〈各國於南海地區資源開發(石化資源)、利用情形與我國開發現況〉，《海軍軍官季刊》，第32卷，第1期，2012年5月，頁52-53。

圖七：越南在西沙群島的海上鑽油平台

資料來源：〈越南大型鑽油平台完工 加速盜採南海石油〉，環球風雲-鐵血論壇，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B6%8A%E5%8D%97%E6%B5%B7%E4%B8%8A%E9%91%BD%E6%B2%B9%E5%B9%B3%E5%8F%B0&tbm=isch&ved=2ahUKEwirp5W1nsTrAhVC0pQKHdrdAzUQ2-cCegQIABAA&oq=%E8%B6%8A%E5%8D%97%E6%B5%B7%E4%B8%8A%E9%91%BD%E6%B2%B9%E5%B9%B3%E5%8F%B0&gs_lcp=CgNpbWcQDFC4aljZcGC8f2gAcAB4AIABtwGIAb0EkgEDMS4zmAEAoAEBqgELZ3dzLXdpei1pbWfAAQE&sclient=img&ei=NktMX6u0EsKk0wTau4-oAw&bih=722&biw=1536&rlz=1C1GCEU_zh-TWTW866TW866#imgrc=xeQ4SSTxmKhA9M，檢索日期：2020年8月31日。

尤其越南在「中」、越爭議海域，年產油量已達800萬噸，占越南3,000萬噸年產油量的四分之一[40]。可見，雙方在西沙群島的能源爭奪已接近白熱化階段，而在南沙群島雙方又為島嶼的爭奪，大動干戈。彼此雖然在政治與經濟上保有良好關係，但在南海地區的軍事鬥爭卻出現緊張關係。

二、尋求美國合作對抗中共的戰略意圖

(一)越南於2019年11月底發布了2019年度《國防白皮書》，這份報告備受東協各國重視，因為這是越南10年來首次發布國防白皮書[41]。對中共而言，越南國防在南部海域方面的動作與政策都為中共所在意的；相較於美國，自然也關心越南的立場及可能出現的變局。美國長期以來在南部海域維護其「航行自由權」與在此地區的影響力，試圖將中共與越南等國(指與中共有南海主權爭議的國家)的海上爭端國際化，意圖將此在地區的國際爭端複雜化，才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維護。不過，越南極重視軍事外交，主張與所有國家建立雙邊軍事關係，包括東協國家、鄰邦與相關國家，強調通過與鄰邦合作解決雙邊安全問題，這也是軍事外交的優先目標[42]。越南與美國軍事合作也面臨兩難，一方面，對美國軍事外交象徵走出越戰陰影，有助越共政權合法性；另一方面，美國對越南民主人權的要求，可能從根本上動搖越共統治基礎，是對越共政權安全更嚴重的威脅[43]。

(二)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美國取消了對越南的武器禁運後，雙方國防合作急速升溫。2015年2月，美國務院高階官員證實，在2013年12月美方承諾的5艘巡邏快艇已交付越南[44]；2018年，美軍卡爾文森號航艦(USS Carl Vinson，CVN-70)歷史性訪問越南金蘭灣，這使得外界都認為美國和越南將會開展轟轟烈烈的軍事合作。甚至在2019年

註40：〈越南盜採中國石油活動猖獗收入占GDP30%〉，每日頭條，2018年3月11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onyakbq.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7日。

註41：〈越南無視美國挑唆，堅持南海三不準則：絕不主動挑釁中國惹禍上身〉，每日頭條，2019年12月3日。https://kknews.cc/military/gpxqjql.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7日。

註42：Vietnam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Vietnam National Defence, pp.23-26。

註43：Vietnam Ministry of Defence, Vietnam’s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1th Century, pp.11-12 ; Vietnam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Vietnam National Defence, pp.17-18。

註44：“US transfers 5 patrol ships to Vietnam as maritime assistance: media,” Tuoi Tre News, February 6, 2015, https://tuoitrenews.vn/politics/25943/us-transfers-5-patrol-ships-to-vietnam-as-maritime-assistance-media，檢索日期：2020年8月15日。

11月15日，美國國防部長艾斯柏(Mark Thomas Esper)實現了首次訪問越南，並承諾贈送越南巡邏艇，並開展新一輪的軍事合作[45]。

(三)2010年以降，「中」、越在南海的海上爭端不斷上演。2015到2016年間，中共持續於南海填沙造陸，對南海軍事化的憂慮，迫使美國在南海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雙方為此數度經歷衝突邊緣。例如2015年9月，中共戰機貼近在黃海的美軍RC-135偵察機，5艘共艦現身美國阿留申群島12浬海域內等[46]。而美、「中」的軍事競爭已讓越南覺得可從其中的衝突矛盾中，找到發展與美國軍事合作的契機。

(四)在越南2019年白皮書內容明確表達出國防建設的「三不原則」－不建立軍事同盟、不在越南設立外國軍事基地、不依靠任何一國對抗其他國家[47]。為實踐此一原則，越南又意圖保有西沙與南沙的主權，故其海軍從而思考必須發展強大海上兵力，並成為東南亞地區的海洋強國，才能鞏固其在西、南沙的經濟利益；相對的，美國是想利用越南可提供美軍基地做為進軍南海的重要根據地，以扭轉美軍的劣勢。簡言之，越南想利用美國軍事力量與威懾能力，壓制中共在南海的氣焰；美國則想扭轉目前在南海地區無基地的窘境，讓美國能順利進出南海。

儘管越南為了降低中共海上兵力對其西沙與南沙群島的掠奪，又因與中共在西沙群島的海域爭端，越南國防部似乎在為其「三不原則」進行微調，然越南政府似有可能為美國意圖租借金蘭灣開啟協商後門，此點推理亦符合本文的假定事項。

三、美、越軍事合作對區域安全的影響

(一)2017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與2018年的《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NDS)報告都把中共列為主要的敵人[48]，在許多美國的公開文件中，除對中共表達強硬立場外，美軍重新掌握南海，實為美國當前「印太戰略」的戰略重心。美國的「印太戰略」又與中共以南海為中心向各方向擴張、相互對峙。因為在印度洋，中共的「珍珠鏈」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相互輝映[49]。在西太平洋地區，中共與日本除了持續有釣魚台島嶼的爭議外，中共船艦飛行器也經常性地以「國際海峽過境通行權」[50]為由，進出日本各海峽，或以「非無害通過

註45：〈越南十年來首發國防白皮書 體現最新國防思想〉，新浪網，2019年11月26日，https://dailynews.sina.com/bg/international/cankaoxiaoxi/2019-11-26/doc-ifzramam2721316.s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15日。

註46：左正東，〈中國因素對美越軍事合作的影響：美國角度之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8卷，第1期，2017年1月，頁34。

註47：Vietnam Ministry of Defence, Vietnam’s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Hanoi: Vietnam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 p. 14；Vietnam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Vietnam National Defence (Hanoi: Vietnam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2009), pp.21-22。

註48：胡波，〈美軍海上戰略轉型：「由海向陸」到「重返制海」〉，《國際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https://kknews.cc/military/kbrnr2q.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6日。

註49：高長，〈大陸倡議「一帶一路」的 政治經濟分析〉，《展望與探索》，第15卷，第6期，2017年6月，頁58-59。

註50：〈美軍無權穿越臺灣海峽？對國際法的誤解與錯誤〉，關鍵評論網，2018年6月21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8179，檢索日期：2020年8月10日。

」形式進入日本領海與毗連區，對日本已構成更大威脅。

(二)此外，美國要實現「印太戰略」以圍堵中共的軍事擴張，除了日本這個長期盟友外，也必須在南海地區建構新的盟邦國家，擴大美國的軍事基地與兵力部署，才能遏止中共在南海的軍事擴張。近期，美、越軍事合作的可能性，隨著越、「中」在西沙群島的衝突升高，美、越軍事合作的可能性愈來愈高，這也是越南制定《21世紀海軍發展規劃》，大幅增加海軍軍費開支，並自2019年底陸續向俄羅斯和以色列等國家大量採購潛艦、戰機和飛彈等武器裝備[51]，發展現代化的潛艇艦隊，強化海上力量，以抗衡中共及提高在南海爭端話語權的主因，後續發展與演變同樣值得關注。

伍、結語

當前，美軍在南海的困境實因無法獲得周邊國家租借的海、空軍基地，因而正謀劃採租借與中共在南沙群島有爭議聲索國的島礁，以彌補在此地區無基地可用的遺憾。此刻，美、越的軍事合作是建立在各取所需、合則兩利的關係；越南想利用美國軍事力量以壓制中共在南海的擴張，美國則想扭轉目前在南海地區無基地的窘境，讓美國能順利擁有立足的基地。然而，美、越關係的發展與美、「中」的競爭程度，息息相關。相較於中共的戰略舉措，仍是決定美、越軍事合作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因素。簡言之，三方之間的複雜關係，未來將出現既競爭、又合作的戰略互動。

現階段美軍與越南的軍事合作是以取得越南軍事設施的使用權為目標，尤其以租借金蘭灣為主。金蘭灣租借問題可能受限當前越南國防「三不原則」的限制，但租借與中共在西沙或南沙群島有爭議的島嶼(或經濟海域)似乎較具可能；因為租借某些已被越南占據(未來可能建構為人造島)的島礁，對越南在上述兩個海域都具實質的經濟利益。美陸戰隊一旦擁有了上述的人造島礁，美陸戰隊將可做為美軍在南海的前沿基地，陸戰隊也可順勢實踐其軍事轉型的使命。這些小島可做為作戰基地，並可靈活配置短、中程飛彈及可提供垂直起降的F-35戰機、直升機機場的使用，做為反制共軍現有的地理(作戰基地)優勢，也帶來實質上的助益。

預判未來美軍陸戰隊的軍事轉型，將是針對美軍現今在南海受到的威脅，產生出新的戰略構想與作戰方式，越南租借人造小島礁只是恰巧為美軍的戰略構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美陸戰隊的軍事轉型，將會從科技武器、軍事觀念、作戰概念、國防組織、教育訓練等方面同步進行變革；相對的，共軍受到美陸戰隊軍事轉型的衝擊與挑戰後，也會再度思考與發展可反制美軍的「不對稱」戰力與作戰方式，美、「中」間的軍事競賽將愈演愈烈。值得觀察的是，美、越軍事合作的緊密程度，實與美、「中」、越三方的互動息息相關，也牽涉區域的穩定與發展。

美軍陸戰隊為因應在南海上中共的軍事威脅，也為能改善美軍海上兵力現存的劣勢

註51：同註36。

與困境，必須藉由陸戰隊的特性及賦予軍事轉型的方法，努力打造出一支「創新」又「不對稱」的戰力。同樣地，我海軍陸戰隊長期保有永遠忠誠與精實苦練的樸實軍風，未來我海軍及陸戰隊在建軍備戰上，也應以美軍為範本，努力建造出一支讓敵人聞風喪膽的戰力，確保任務達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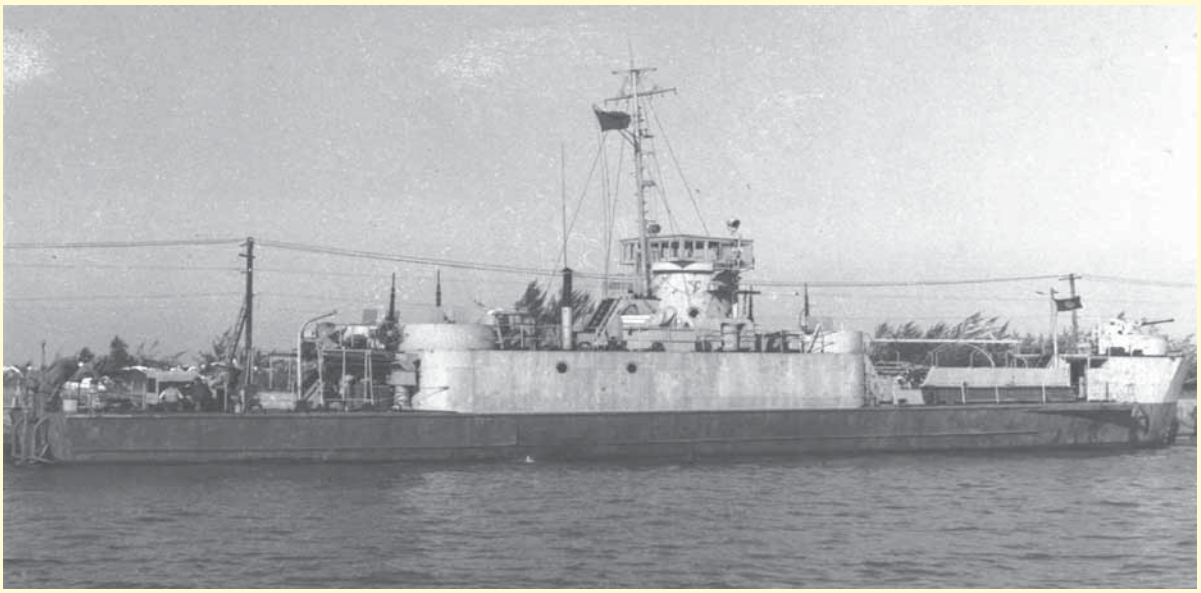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胡敏遠博士，備役陸軍上校，陸軍軍官學校72年班、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85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87年班、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91年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91年班、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級專業人員。

老軍艦的故事

聯錚軍艦 LSIL-264

聯錚軍艦為一步兵登陸艦，係由美國Boston之Gootge Lantey & Son 公司所建造，1942年下水成軍，成軍後即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依據中美租借法案，於民國36年3月在青島將該艦移交給我國，我海軍接收該艦後立即成軍，並命名為「聯錚」軍艦，隸屬於登陸艦隊。該艦艦首兩側各有一出入口，並備有一吊梯，可供人員登陸出入時使用。

該艦成軍後主要擔任人員運輸任務，先後曾參加過多次戰役，其中較重要的戰役計有：江防作戰、廈門保衛戰等。

民國50年10月1日該艦由於艦體老舊，內部機件也多損壞，不堪現役而奉令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